

莫负春光

□ 山东 李守金



轻轻地,美丽的春姑娘已款款地向我们走来了。一双温婉柔情的巧手将多彩洒向人间,给大地换上了件件新装。草木展露绿意,花儿微笑绽放,蜂蝶在花间忙碌,小溪欢快歌唱。轻装的人们也纷纷走出家门,开始了新一年的耕耘,播种新的希望。是日,适逢周末,日丽风和,不胜欢喜。携妻将子,振臂一呼:走,我们踏春去!

最是一年春好处,绝胜烟柳满河堤。走进公园,远远的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齐着河两岸高大柳树。“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。”柳树,这位春的信使,每当春回大地,万物还在沉睡之中,她就最先感知春的讯息,第一个醒了,枝条软了,绿了。缕缕春风吹过,万千枝条,飘摆摇曳,密密的,细细的,飒飒的,就像是一片飘飘缈缈的绿烟微微游动的翠云;走近看,又好似绿珠儿串成的一副副门帘;倘若再钻进去,则宛若置身于丽人绿色的秀发当中。此情此景,我情不自禁地吟诵起贺知章的《咏柳》佳作: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?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柳是诗家的爱物,婀娜多姿、风情万种,不断激发着历代文人墨客的灵感和想象;柳就像一位已经长成的邻家少女,披着满头绿油油的长发,低眉含笑,静静地站着,仿佛在等待,仿佛在沉思,仿佛在憧憬着什么。

柳是沿河公园的标志,其他树木也不甘落后,矮点的女真、龙柏、海桐及红叶石楠,高大的玉兰花、榆叶梅、樱花、法桐等都争相吐绿。娇贵的香樟树,经历了2017年入冬几十年不遇的大雪和连续几天零下16℃的低温后,元气大伤,2018年暖风早就把它们唤醒,已枝繁叶茂,馨香馥郁。沿河花开二月天,游人来往说神仙。春天

的沿河公园,那真是花的海洋。当小巧玲珑的迎春花就要谢了的时候,暖风会把春天到来的喜报交给第二个春的使者——杏花来传播。“二月杏花独洒娇”。不错的,朵朵杏花像只只蜂蝶闹上枝头。看,那雪白的杏花,如纱如玉,洁白无瑕,悄悄地告诉我们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故事。

“桃花一簇开无主,可爱深红映浅红。”伴随着温暖的春风,桃花也随即热烈、慷慨地争相展瓣吐蕊,个个笑红了脸,在春光里旖旎着,但不过几天的功夫,花瓣儿就褪去云霞般的红,随春风飘舞,跌落到刚刚钻出地面的小草边。一场春雨过后,树上的,地上的,都不见了踪影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梨花如雪为人开,就在这如雪的花海里,我们一家三口在树下不停地穿梭,儿子兴奋得不停地喊着“这棵好,妈妈爸爸,来看这棵。”淡淡的香气引来了不少的蜜蜂,在梨花上嗡嗡地飞着闹着忙碌着。

人工种植的几片油菜花,形态各异,有的刚刚开放,金黄的花瓣闪闪发亮;有的早已开放,花瓣落了,花蕊有点青青;还有的含苞待放,鼓鼓的花苞仿佛要破裂似的。最寻常的是遍地的野花、野草,有名字的,没名字的,几场小雨后,全都探出了脑袋,绽开了笑脸,眼睛还眨呀眨的,迎接春天的到来。

一曲曲春歌在悠扬传唱,一弦弦春曲在不停拨响,一首首春颂在高空嘹亮,新一年的希望在此刻绽放!站在春天的门槛上,我沐浴着温暖的阳光,放飞欢快的心情,纵情歌唱!趁着大好春色,走,踏春去!莫辜负这青春的美好时光!

弟弟

□ 涡阳 刘影

淅淅沥沥的春雨下个不停,望着窗外雨雾中扬绿的枝头,心里总有一份牵挂,不知远方的弟弟,是否平安快乐如昔?

前几日,听说没出门三天的弟弟又回来了,心一下蹦到嗓子眼——怎么?有事吗?正在忙碌中的我火急火燎地赶紧给弟妹打个电话,问问怎么回事。唉!弟妹、弟弟异口同声地说:“没事儿,那边下雨没活就回来啦!”我很是怀疑,总感觉哪儿不对头。到了周末就慌里慌张地从集市上买点中午吃的饭菜去弟家。

一路上,思绪把我带到我们姐弟俩上中学的时代。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,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我们,都前一后的考上了中学。从小爹娘很少让我干农活,我们求学要到离家七里地的集市上的中学上学,每周日我们姐弟俩就背着娘给蒸好的馍馍,带着半袋子红芋和父亲给打的煤油,弟弟总是背着最重的,我背着书包,徒步去学校附近租住的出租屋。说是出租屋,说白了就是搭的那种简易马鞍房。

也许是我成绩比弟弟好点,弟弟总是把时间都让给我,让我多看书。记得每次放学到住处,弟弟总是已经把饭做好,到地方就吃饭,锅碗也总是弟弟承包。那时就知道家庭困难,家里户户都是用煤油灯照亮,也许是那时的年幼无知,也许是那时真的不懂,光知道弟弟眼睛近视了,看啥东西有时不由自主地歪着头斜着眼睛,可是弟弟从未要求去配副眼镜,直至今日。

转眼间到弟弟家才知道,弟弟说干活不小心被摩托车后面的铁盒子蹭着啦,掉了层皮。做饭时,弟妹烧火我炒菜,在我的再三追问下,弟妹告诉我,弟弟这次出门差点出大事。弟妹告诉我说:一天晚上,弟弟出门干活,活干完后天已经快黑了,本来眼睛不好的弟弟

也怕走黑路,结果还是被迎面而来的一辆飞快的摩托车给撞倒在地,脚后跟受伤严重。弟弟是个心善之人,自己回到干活处临时租住点后睡了三天也不见好转,给弟妹打电话,说漏嘴了被弟妹诈出来才知道出事儿了,这才回家的。

只要还有一点记忆,一点机缘,一个故事就会永远永远……思绪又带着我飞向中考那年。那是26年前的冬季,由于种种原因弟弟辍学出去打工了,我继续我的求学路。主要还得感恩我有一个不重男轻女比较开明的父母,父亲发话说,谁好好上学就供应谁,砸锅卖铁在所不惜。

一个午后,我刚刚吃完饭,就听说有人找我,说快考了给我送几本复习资料。我激动一路小跑,心想是谁在这个时刻给我送资料?这可是雪中送炭呀。我一路小跑着到达涡河码头时我凝固在那里了。老远看到弟弟骑着破旧的自行车,穿着单薄的冬衣,脸被凛冽的寒风吹得发紫。可是弟弟手里面紧紧地抱着几本书!我接过书一看,是语文、英语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五本考试习题集,总定价竟37块钱!那一刻我激动得泪眼模糊,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啦。那个年代的37块钱呐!

在当时我不知道,也没问弟弟是如何骑自行车跑到六七十里外的学校找到我的,也没问弟弟累不累,渴不渴的,就听弟弟说快去学校吧,我还要赶回家呢。过后我才知道,弟弟当时在外面打工,一天不吃不喝才挣到七块钱。这资料里流淌着弟弟多少的汗水,凝聚着弟弟多少的心血呀。也就在那一刻我在心里暗暗发誓——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那年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亳州幼师范学校。

在我在外地上学的时间弟弟结婚了,但弟弟是我永远牵挂着的那个人。

母亲的萝卜花

□ 吉林 张西武

母亲有一片蔬菜种园,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,小菜园就开满了白菜、萝卜花,寂寞了一个冬天的菜园便充满了生机。

那个周末的黄昏,母亲又在萝卜花下劳作,萝卜的秸秆已经一米高,一片素色的花,平淡无奇地开放着,甚至连蜂蝶都稀少。夕阳下的母亲汗流浹背,我心生怜惜,生气地说:“这么大年纪了在家歇着不行吗?花几块钱就能买一大把种子,偏要挨这累,纯是给儿女心里添堵。”

母亲被惹怒了:“菜籽不值钱,你们给我买回来多少?”一句话让我无言以对,回想这些年,确实没给母亲买过菜籽,相反儿女们以及亲戚邻居,每到种菜的季节就想起向母亲要,而母亲总是毫不吝啬地把她辛苦收获的各种菜籽分给大家。

我理解母亲的心情,她居于大山之上,儿女都远离老家,只有种菜才能给她充实的生活。母亲一边劳作,一边等待种子成熟,收获了种子,又可以在大菜园里种植大片萝卜。每年秋天青翠肥壮的大萝卜,和绿油油结实实的大白菜,无不令终日劳累的母亲面露喜色。我们家也因此在一个个漫长的秋冬,都有吃不完的蔬菜,父亲还每天用扁担挑着去卖。母亲就靠这种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,供养六个儿女都读完书,并成家立业。

母亲的勤劳,到老却成为一种“负担”困扰着我,年近八十的母亲仍然年年坚持侍弄一大片菜园,就连墙角这一块巴掌大的种园,也不舍放弃。

那日的黄昏,我站在萝卜花丛中,想起母亲的辛劳和顽固,心生怨恨,气愤地抓过一棵萝卜秸,想要拔除。萝卜花打在我的脸上,忽然一股淡淡的芳香扑鼻而来,萝卜花难道有香味?这么多年我怎么从来没有闻到过!

母亲抬头看到我的异样,以为我在闻花香,笑道:“才知道它有香味吧!不怪你闻不到,萝卜花只有到了傍晚才有香味。”说着又继续弯腰除草。

我不禁愕然,注视着佝偻着脊背的母亲,那满头白发在夕阳下像蓬松的蒿草一般凌乱,那个常常让我枕着进入梦乡的宽厚的肩膀哪儿去了?那个常常背着我穿梭在农田里劳作的强壮的农村妇女哪儿去了?那个当年神采奕奕行路如风的女人哪儿去了?我的眼前只有一棵干瘪而弯折的稻草,在一片素淡洁白的萝卜花下穿梭。

我的眼睛瞬间濡湿,母亲不就像这墙角的萝卜花吗?静静开放,一生无求,为子孙后代而甘愿寂寞地守候和付出,我想起了台湾作家刘墉的话:“自己这样过了暗淡的一生,既然无法改变命运,就拼出全部力量,让下一代有个璀璨的未来吧!”

母亲已然衰老,驼背弓腰,瘦骨嶙峋,然而,卑微的母亲就像墙角的萝卜花一样,寂寞地守候着家园,在黄昏散发出生命的余香。